



克魯泡特金

〔英〕 馬丁·艾·米勒 著

Martin A. Miller

KROPOTK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76

(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6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林焕文

封面设计 蒋 明

肖像插图

克鲁泡特金

〔美〕 马丁·艾·米勒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4 4/16·插页·3 字数 368,000
1982 年 4 月第 1 版 198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400

统一书号: 11093·71 定价: 1.55 元

(内部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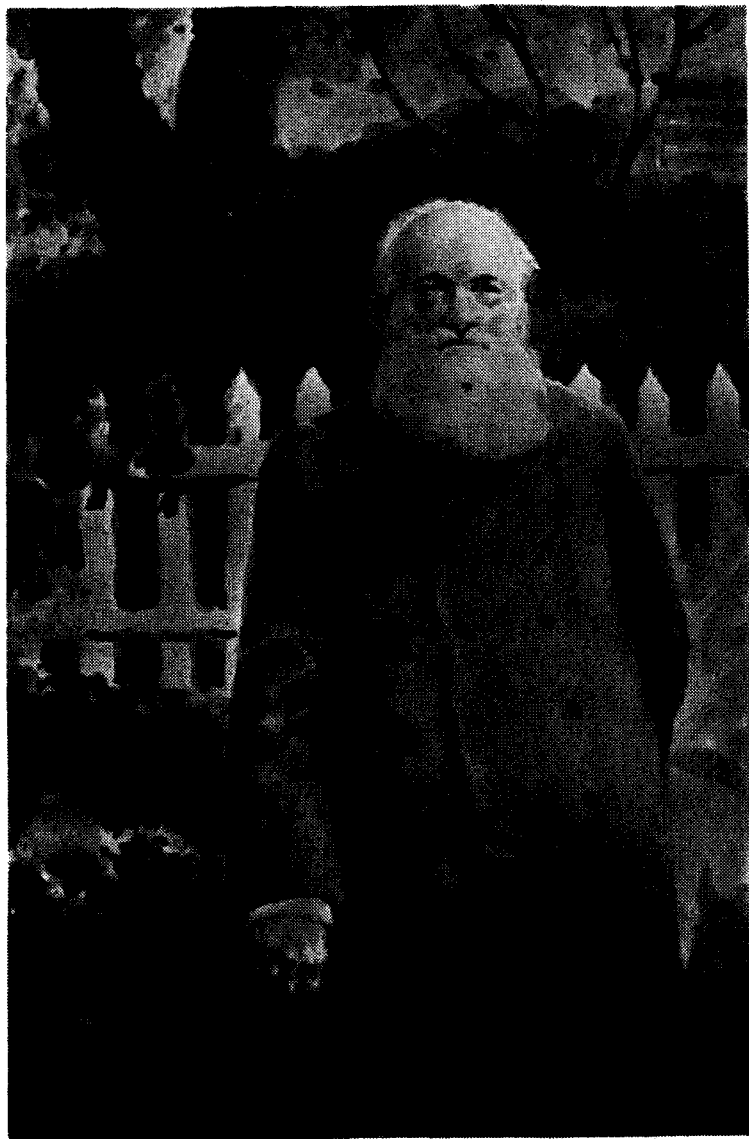
克 鲁 泡 特 金

(美) 马丁·艾·米勒著

于亚伦	冯世则
张允文	张蓉燕
范德一	赵辛而
赵振远	译
王爵鸾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哈尔滨



克 鲁 泡 特 金

译者前言

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西欧、北美长期传播，至今仍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有较大影响。系统地了解克鲁泡特金的生平、理论及其思想体系，对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或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运动都颇有裨益。鉴于国内除巴金同志在解放前所译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外，迄今未再见有专门译著，故选译此书，供从事社会科学工作者参考。

本书作者马丁·艾·米勒，现为美国杜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研究无政府主义，在这方面著述不少，还汇编了一些文集和回忆录。本书是作者在所写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先后赴苏联及英、法、荷、比、瑞士等西欧国家进一步搜集核实资料并从事调查研究，用八年时间写成的。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家世、经历和全部活动，他一生中从改良主义到民粹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及其社会背景，还专以一章篇幅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社会理论。书后所附注释的内容详尽，旁征博引，夹叙夹议，别具特色。当然，作者观点上的谬误乃至反动之处显而易见，阅读时应持批判态度。

对克鲁泡特金作出全面的评价，尚有待于历史学家们的进一步探讨，但有一点似无异议：必须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进行分析，而不宜简单地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从本书所提供的大量史实可以看出，他一生中的某些方面，例如对自身阶级的背叛、为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所进行的斗争、死前不久对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认识上的某些转变等等，都含有一定的积极因素。然而，

也必须着重指出：克鲁泡特金所极力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却在理论上矛盾百出而无法自圆其说，在实践中脱离群众且为害极大。书中无数生动事例表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客观上起的是分裂工人运动、模糊斗争方向、延缓革命进程等消极作用；在革命获得胜利之后，它更必然走上脱离广大革命群众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道路。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危害性和反动性，之所以在理论上自相矛盾，是因为：一、它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二、它根本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这两点可以从克鲁泡特金一生的思想和活动中得到充分证实；对此，即使象本书作者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

在翻译过程中，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社、黑龙江省档案局、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等单位的一些同志曾先后给予热情协助，谨此深致谢意。

译者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

序 言

六十年代末爆发那场学生骚动的几年之前，本书开始动笔；它的完成则在骚动平息的几年之后。我着手研究克鲁泡特金是在高等学府较少引人注意的环境里，接着却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名字到处出现在小册子、旗帜和报纸上，出现在墙上乱涂的“从伯克利到柏林”（这是科恩—邦迪^①的话）之类的标语中，最后又看着抗议的浪潮逐渐平息下去。这段经历颇不寻常。无政府主义在证实了它的思想及其激发社会运动的力量仍然异常活跃之后，再次被归还给学术领域。

在此期间，当我撰写克鲁泡特金一生的种种变迁时，我发现自己对这个研究项目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进行这项研究时，我的兴趣在于运用埃里克森心理学来研究俄国革命者。鉴于有关克鲁泡特金的原始资料甚为丰富，他似乎是我们对激进派的动机形成进行实例研究的一个极好范例。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用这一方法揭示出来的问题看来却比所设想的答案更为重大。因此我决定放弃原来的做法，转而力图撰写一部克鲁泡特金的全面传记。我原先那种观念的痕迹，在本书第一部分关于克鲁泡特金在俄国那些年里的成长的详尽叙述中仍可见到。然而，为了要比较均衡地描述克鲁泡特金是如何形成其革命觉悟和成长起来的，我已把他心理上的动机形成及其理性上受到的种种影响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本书第二部分在撰写时就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试图描述和分析克鲁泡特金在俄国国外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和活动。

^① Cohn-Bendit,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方爆发的学生骚动中，法国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译者

对克鲁泡特金的生平及其思想客观地进行研究之必要，几乎无须加以解释。较不清楚的是，他在俄国革命运动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是创始人之一，却为什么一直被历史学家所忽略而没有成为他们撰写传记的对象。对这一疑问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克鲁泡特金毕生事业的性质，在于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个时代的社会运动的特殊关系。克鲁泡特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这不仅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而且也是从国际主义者这个词的本意上来说。他是一个超越国界的人，一个由于其信仰与处境而超脱了一切国家的人。他半生消磨于俄国，但他作为一个革命斗士而享有盛誉的那些年代，却是在他祖国的国境以外度过的。而且，尽管他一生中始终不断地关心着俄国，他的政治观点却使他先后成为沙皇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敌人。与此同时，虽然西欧的一些激进运动都与他有关，而且自1876年巴枯宁死后，他成了各无政府主义政党最主要的理论家，他却从未完全专心致志于任何单个国家的事务。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学家认为有必要把他作为中心人物纳入其著作。他被作为俄国、瑞士、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在历史文献中，但通常只限于他对别人所产生的影响。

虽然至今尚无堪称学术著作的关于克鲁泡特金的传记，他自己或别人所写的关于他的资料却浩如烟海，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传记对象。他那写得十分出色的自传（俄文本名为《革命者札记》，英文本名为《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法文本名为《生活的周围》），始终是研究他毕生事业的主要原始资料。然而，在使用克鲁泡特金的自传作为历史资料方面也涉及一些问题。问题之一产生于这样一种情况：尽管他的自传出了许多种版本和译本，没有一种是完全的。（见附录一）克鲁泡特金曾写过两份内容详尽的自传手稿，一份是用俄文写的，另一份则是用的英文。总的来说，这两份手稿内容十分近似，因为使用了同一写作提纲。然而，它们又各有若干内容为另一份所无；此外，俄文手稿中有若干节精简了内

容,还有几章作了修改,但这些章节还从未刊印过。我使用了1933年版俄文本,它是俄文手稿的最完全的一个版本;我还用1929年版俄文本作为补充,其中附加的两章在其他版本中都没有刊载。我所引用的那些至今尚未刊印过的部分,直接取自现存于苏联档案馆的俄文手稿。

还有一个准确性的问题。有些内容是故意略去的,诸如写作当时一些人的名字(他想对这些人加以保护),以及他自己在1873年写的一篇重要论文(他认为不是被没收其全部文稿的沙皇警察毁掉,就是永远失散在警方的档案之中)。有些较早发生的事件由于记错而日期有误;我已核对同时代的资料予以更正。较为重大的是解释上的问题。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对所处时期及其个人生平的叙述,往往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并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已在注释中指出他加以夸大或作了歪曲的解释的某些方面,但我也在本书中利用了这些主观的、印象主义的段落中的许多段,旨在说明克鲁泡特金在理性上的发展成长和他的世界观。

关于克鲁泡特金早年生活的另一些重要原始资料,是他写给他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件(1857—1871年),其中大多数都已出版,以及他的日记(1862—1867年),这已经全部刊印。苏联和西欧关于克鲁泡特金的现存档案资料,主要包括大量信件、警方案卷以及有关他毕生经历的一些没有发表的回忆录。克鲁泡特金遗留的主要著作不仅包括他写的那些书,这是为大多数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研究的人所熟知的,而且还有他写的激进的报刊文章,这却较少为人们所注意。

第二手著作参考价值较小。1950年发行的伍德科克和阿瓦库莫维奇关于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有些过时,它没有利用苏联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克鲁泡特金档案资料,而且遗憾的是丝毫没有注明引用资料的出处。用西方文字写的仅有的其他一些研究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主要出自那些对他的思想一般不加批判的无政府主义者之手。苏联的历史学家对待民粹主义者克鲁泡特金采取肯定态

度,而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则采取否定态度。换句话说,当克鲁泡特金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作为柴可夫斯基团这个集体的成员时,他是获得苏联历史学家们的一致赞扬的,但作为一个个别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来看,他却因其“小资产阶级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遭到他们的严厉批判。在这种倾向之下也有一个可喜的例外,即 N·M·皮鲁莫娃新近关于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见我在《俄国评论》上发表的书评,1974年4月,第210—211页),它为苏联关于克鲁泡特金的编史工作开辟了新天地。

本书显然是属于传记的范畴。然而,它却不是一本利用其主题作为工具来分析某个时期在理性、社会或政治方面的各种力量的传记。它倒是想利用传记体的写作方法,展现一个既饱经历史沧桑、又力图塑造历史的重要人物的成长和发展。我一直试图通过这样的途径来了解克鲁泡特金,即领会他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以及他怎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为什么)想要改变他所认识的世界。我并非坚信这样做就能达到更深刻地了解克鲁泡特金当时所居住的那个俄国或那个欧洲。但我确实感到,通过批判地观察克鲁泡特金在他一生的风云变幻中所认识的世界,确也能对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激进信念的性质、意识形态的个人意义等问题有个透彻的了解。

克鲁泡特金是倡导一种极端的改革形式——社会革命——的先驱。他不惜笔墨,对这种革命详加解释,并确信它的力量将能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扫除旧制度。与同时代的其他社会主义者不同,克鲁泡特金认为社会革命将不是由人民或以人民的名义来进行政治上的夺权。相反,社会革命将粉碎一切政权,彻底摧毁一切政治制度。这场预示世界最终命运的社会变革之急迫,是克鲁泡特金意识形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关于这场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理论,是他在寻求一种代替流行的合法性、权威等概念的东西经过多年之后才形成的。对这一理论的种种根据以及理论本身所作的周密考察,构成了现今这本书的基础。

为我进行这项研究打下基础的，最初是我在利奥波德·H·汉森教授指导下，于芝加哥大学精心撰写的一篇博士论文。他从一开始就是我的一位卓越的良师，想方设法对我进行必不可少的训练，提出学识渊博的评论意见，与此同时，却又为我留有必要的余地，以便发展独立的思想和倾向。因此，他也成了我的一位热情的朋友。不管这本书可能具有多大价值，我们之间的关系中所有上述重要方面，都对它的完成作出了贡献。

为了研究克鲁泡特金，我到过许多国家，在各个地方都有许多人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帮助。尽管我无法向他们一一致谢，我还是要向下列诸位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鲁道夫·德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阿姆斯特丹）；谢尔盖·雅各布森，国会图书馆斯拉夫组前负责人；A·M·布尔吉娜，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塔蒂亚娜·奥苏尔吉娜，国立图书馆（巴黎）；丹尼斯·福韦尔—鲁伊夫，法国社会史研究所（巴黎）；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扎伊昂奇科夫斯基，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学教授。此外，国际大学中心（巴黎）的工作人员，我在本书所附文献目录中列举的各档案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我经常提出的一些颇难解决的请求，都采取了极端合作的态度，对此我向他们致以谢意。

我也要对以下一些组织表示感谢，它们曾慷慨地给予资助，从而使我有可能会对这一项目进行研究。大学校际旅行资助委员会（现为国际研究交流委员会）于1965——1966年资助我去苏联进行研究，芝加哥大学的斯拉夫地区委员会于1966——1967年支給薪俸，使我得以撰写了若干章节，经过其后多次修订，成为本书的第一部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与历史系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于1967—1970年期间每年都发给薪金；杜克大学的学术研究委员会于1971年和1972年分别支給年薪；杜克大学的国际研究委员会于1971年夏季给予一笔资助，在此期间我着手写作第二部分；美国哲学协会于1972年夏季、人文学科国家基金于

1972—1973 学年先后提供资助，使我得以不承担教学任务而完成这一著作。

除汉森教授外，雷金纳德·泽尔尼克教授也精心细致地审阅了全部书稿。我对他提出的意见深表感谢。我也要向迈克尔·孔斐诺教授和亚历山大·武锡尼奇教授致谢，他们分别审阅了部分原稿。以上诸位所提出的一切批评意见都使我受益匪浅。多萝西·萨普和佩内洛普·蒙塞尔为最后的定稿打了字，也要向她们特别致谢。不消说，其中如尚有谬误之处，应归咎于我个人。

还有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需要感谢，但这确实难以通过文字恰当地予以表达。我的妻子伊拉娜在完成本书的各个阶段，都给我提供了无法估价的帮助。她本人是位历史学家，因而能在审阅原稿时提出透彻的、精确的评论，所提意见既睿智明达，又博学多识。唯有她知道——也只有她知道——她的评论意见在这些年里对我一直是何等重要。

关于日期和音译的说明：

克鲁泡特金在俄国期间，书中日期是用的旧历（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比西历晚十二天，在二十世纪晚十三天）；他在西欧的那些年里，书中则使用了新历。在某些情况下，文件中同时注明了旧历和新历，因为它们写于俄国，按照那里的历法，而涉及的事件或收信人却在使用另一种历法的欧洲。关于音译，本书采取国会图书馆所使用的方法而有所变通。凡是西方读者十分熟悉的人名一律不采取此种方法；因而克鲁泡特金两兄弟的名字 Peter 和 Alexander，就不再音译作 Petr 和 Aleksandr。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部分 成长的年代

第一章 在家度过的童年	(9)
1. 家世	(9)
2. 家庭与住所	(11)
3. 庄园	(20)
4. 在家所受教育	(26)
第二章 学校	(35)
5. 侍从军官学校	(35)
6. 彼得与亚历山大的智力成长	(42)
7. 选择前程	(60)
第三章 服役	(78)
8. 投身改革时期	(78)
9. 不满现实时期	(90)
第四章 转入革命生涯	(105)
10. 由为国效劳到为人民工作	(105)
11. 彼得·克鲁泡特金的转变	(111)
第五章 俄国的革命民粹主义	(123)
12. 柴可夫斯基团的形成	(123)
13. 彼得·克鲁泡特金与柴可夫斯基团	(128)
第六章 在俄国监狱中	(166)
14. 堡垒	(166)
15. 越狱	(168)
16. 搜捕	(179)

第二部分 流亡的岁月

第七章 从民粹主义到无政府主义·····	(183)
17. 投入欧洲社会运动·····	(183)
18.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	(190)
19. 激进新闻活动·····	(202)
20. 俄国的恐怖主义问题·····	(207)
第八章 流亡伦敦·····	(219)
21. 前奏：里昂与克莱沃·····	(219)
22. 返回伦敦·····	(226)
23. 世纪之末：资产阶级声誉·····	(232)
24. 恐怖主义、工团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238)
第九章 征服现实：无政府主义 ——共产主义的社会理论·····	(249)
25. 克鲁泡特金的世界观·····	(249)
26. 现代社会的起源与结构·····	(252)
27. 现代国家的起源·····	(254)
28. 现代国家的危机·····	(255)
29. 社会革命的必要性·····	(258)
30. 社会革命的性质·····	(260)
31. 未来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260)
32. 社会理论、思想意识与道德·····	(268)
第十章 风暴中心东移·····	(273)
33. 克鲁泡特金对俄国革命重新觉醒的反应·····	(273)
34. 克鲁泡特金与1905年革命·····	(286)
第十一章 为事业尽瘁·····	(296)
35. 两次剧变之间·····	(296)
36. 1914年前克鲁泡特金关于战争的论述·····	(302)
37. 克鲁泡特金与世界大战·····	(310)

38. 流亡的结束.....	(319)
39. 十月及其后.....	(326)
第十二章 结论：意识形态的意义.....	(341)

附 录

(一) 克鲁泡特金自传的各种发行版本.....	(352)
(二) 1864—1914年间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与无 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	(353)
(三) 克鲁泡特金的一些未发表的笔记.....	(355)
(四) 亚历山大·克鲁泡特金的革命活动.....	(356)
注 释.....	(364)

序 言

六十年代末爆发那场学生骚动的几年之前，本书开始动笔；它的完成则在骚动平息的几年之后。我着手研究克鲁泡特金是在高等学府较少引人注意的环境里，接着却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名字到处出现在小册子、旗帜和报纸上，出现在墙上乱涂的“从伯克利到柏林”（这是科恩—邦迪^①的话）之类的标语中，最后又看着抗议的浪潮逐渐平息下去。这段经历颇不寻常。无政府主义在证实了它的思想及其激发社会运动的力量仍然异常活跃之后，再次被归还给学术领域。

在此期间，当我撰写克鲁泡特金一生的种种变迁时，我发现自己对这个研究项目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进行这项研究时，我的兴趣在于运用埃里克森心理学来研究俄国革命者。鉴于有关克鲁泡特金的原始资料甚为丰富，他似乎是我们对激进派的动机形成进行实例研究的一个极好范例。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用这一方法揭示出来的问题看来却比所设想的答案更为重大。因此我决定放弃原来的做法，转而力图撰写一部克鲁泡特金的全面传记。我原先那种观念的痕迹，在本书第一部分关于克鲁泡特金在俄国那些年里的成长的详尽叙述中仍可见到。然而，为了要比较均衡地描述克鲁泡特金是如何形成其革命觉悟和成长起来的，我已把他心理上的动机形成及其理性上受到的种种影响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本书第二部分在撰写时就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试图描述和分析克鲁泡特金在俄国国外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和活动。

^① Cohn-Bendit,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方爆发的学生骚动中，法国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译者

对克鲁泡特金的生平及其思想客观地进行研究之必要，几乎无须加以解释。较不清楚的是，他在俄国革命运动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是创始人之一，却为什么一直被历史学家所忽略而没有成为他们撰写传记的对象。对这一疑问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克鲁泡特金毕生事业的性质，在于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个时代的社会运动的特殊关系。克鲁泡特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这不仅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而且也是从国际主义者这个词的本意上来说。他是一个超越国界的人，一个由于其信仰与处境而超脱了一切国家的人。他半生消磨于俄国，但他作为一个革命斗士而享有盛誉的那些年代，却是在他祖国的国境以外度过的。而且，尽管他一生中始终不断地关心着俄国，他的政治观点却使他先后成为沙皇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敌人。与此同时，虽然西欧的一些激进运动都与他有关，而且自1876年巴枯宁死后，他成了各无政府主义政党最主要的理论家，他却从未完全专心致志于任何单个国家的事务。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学家认为有必要把他作为中心人物纳入其著作。他被作为俄国、瑞士、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在历史文献中，但通常只限于他对别人所产生的影响。

虽然至今尚无堪称学术著作的关于克鲁泡特金的传记，他自己或别人所写的关于他的资料却浩如烟海，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传记对象。他那写得十分出色的自传（俄文本名为《革命者札记》，英文本名为《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法文本名为《生活的周围》），始终是研究他毕生事业的主要原始资料。然而，在使用克鲁泡特金的自传作为历史资料方面也涉及一些问题。问题之一产生于这样一种情况：尽管他的自传出了许多种版本和译本，没有一种是完全的。（见附录一）克鲁泡特金曾写过两份内容详尽的自传手稿，一份是用俄文写的，另一份则是用的英文。总的来说，这两份手稿内容十分近似，因为使用了同一写作提纲。然而，它们又各有若干内容为另一份所无；此外，俄文手稿中有若干节精简了内